

遇見亂世中樸實、認真的尋常百姓

--讀么書儀《歷史縫隙中的尋常百姓--父親母親的一生一世》

書刊採編組 曾奉懿

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初的前三十年一連串席捲全國的政治運動，讓全部百姓都被捲入這個歷史變局之中，日常生活無不受到極大的影響。

身處台灣的我們是隔著海峽看著對岸翻天覆地的政治運動，至於對每一個被捲入其中的老百姓是如何活下來，我們是無法揣度加諸在他們身上的苦難遭遇與所有痛苦，日常生活是多艱難，身處台灣的我對這方面的感受是有限的。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四人幫倒台，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路線，漸漸有人書寫敘述這三十年間所遭遇到的磨難。像章詒和的系列作品《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這樣的事和誰細講》……；王安憶《本次列車終點》；白樺《苦戀》；余華《活著》；楊奎松《邊緣人記事》。

在這類眾多的書籍當中，由台北市：人間出版社 2016 出版，么書儀《歷史縫隙中的尋常百姓--父親母親的一生一世》獨樹一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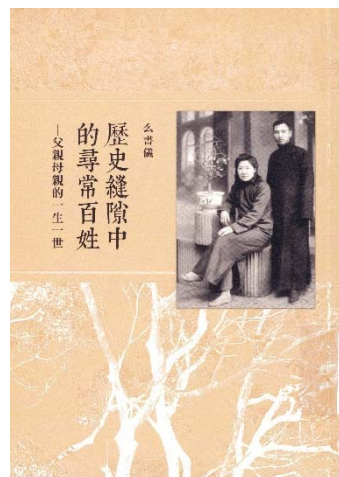
這裡面沒有知識分子的血淚記憶、傷痕文學的喊冤控訴，有的只是普通通小老百姓身在歷史的變局中如何勤勤懇懇認真努力踏實地活下去，無論處在多艱難的環境從不抱怨，只是想方設法地度過難關。

么書儀說：

其實，父親是很膽小、怕官面的人，讓交代就交代--挖空心思；讓勞動就勞動--絕不偷懶。即使是受了委屈，損失了財產，也從不抱怨。

實際上，在新中國從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變當中：「信義隆記工廠」破產倒閉、股票證券行業被取消、行商被取消，最後，文革中臨時工被取消，都是對父親有著致命的打擊。

「信義隆記工廠」破產倒閉時，他就只能賣房還債；股票證券交易所被取消時，他就只好改做行商；行商被取消時他當了裝卸工（當然，那是公安十三處拘他，他不去也不行）；裝卸工沒有了，他



就只能去做臨時工；等到臨時工被取消，他就真的沒轍了……那時候，文革剛過，他在北京沒有單位，也沒有一個正式的職業，最後就只能「自願」務農了。

在五十、六十年代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父親和母親最費心思的事情還是需要養家活口，為了養活一家老小，為了把我們撫養成人，還讓我們受教育，父親什麼都做過：做股票、做行商、做臨時工、做小工、做鍋爐工，檢槐花、採馬齒莧、採絨花，夜裡到處去翻磚頭找土鬮賣給中藥店、甚至於撿馬糞晾乾了賣給生產隊當肥料……(P.310)

在書中平實的敘述么靄光先生從成功的股票商人、工廠投資者，一路下滑，做過行商、做臨時工…甚至於撿馬糞。

父親從不說累，可是我們知道撿糞非常辛苦，父親日復一日的早出晚歸，有時候跟著一隊馬車走出十幾里才有收穫，回家時襯衫整個後背都被汗水濕透，摘下那頂破草帽的時候，頭上的汗水一直流到脖子裡，一條擦汗的毛巾發出汗酸味，母親總是忙著給父親準備洗澡水，清洗衣衫和毛巾…… (p.180)

最後在 1969 年，么老師的父親(50 歲)和母親(53 歲)帶著兩個妹妹下鄉務農。

父親一如既往的扛著一個男人「應該的」、「養家活口」的責任，一如既往的勤勉和認真，對所有農活都從不敷衍了事。幾年下來也就學會了鋤地、薅草、耨地、鋤草……而且也學會了像農民一樣養了豬，每天收工都帶回家一網豬草……

父親從下鄉的第一天開始就決定：不讓正在更年期身體日趨衰弱的母親下地掙工分……

很多年以後，我才理解到「不讓母親下地」是父親對於母親「愛心」的表達方式……父親覺得：掙錢養家是男人的事，他既然有能力在年輕的時候把母親從農村帶到京城，他不能讓母親到了老年又回到地裡幹辛苦的農活。(p. 203-204)

從這些片斷摘錄可以看到么靄光先生人格是認真、負責，遇到任何事情坦然面對，全力以赴絕不偷懶、不怠惰這是由中國傳統教育培養出來的。做為一個男人，他知道自己的責任，他一直盡最大的努力做自己應該做的事。他們到北流村落戶種田時，雖然在經濟上更加困窘，他仍不讓妻子下

田耕地(因為此時的妻子身體日趨衰弱)，這又表現了對妻子的體貼。身為一位父親，雖然在經濟上十分艱難，他仍勉力供二女兒上山西大同師範、小女兒上北流村高中。

父親和母親經常對我們說：「你們好好唸書，考上高中我們供到高中，考上大學我們供到大學。」他們倆在艱難竭蹶之中也常互相鼓勵著說：「要苦苦咱們一輩，不讓它輩輩苦。」(p. 285)

么老師的父親母親，在生活最困難的時候(1960-1962，即三年大飢荒)還是想方設法，變賣財產，男主外女主內的通力合作，讓全家安然度過最艱難的三年。

在1960-1962年是後來稱做「困難時期」的三年，那也正是我們家處境的困難時期……父親在生產隊當裝卸工人……。母親首先對我說的是：「你爸幹的是重體力勞動，全家生活都是要靠你爸，不能讓你爸吃不飽……」。所以母親決定，家中的每個人主動扣除自己的份額，以便讓父親能吃飽肚子去幹活……在「困難時期」，街坊鄰里經常流傳著一家人因為糧食而吵架鬥毆……的故事，母親總是說：「咱們家不打架，克服克服就過去了…」(p. 169-170)

為了籌錢去黑市買糧票，讓全家不挨餓。……於是，母親開始終日修改舊衣服：把舊旗袍修改成短褂、把衣服裡子染成黑色，做成棉襖，把穿不出去的衣服面子(綢緞之類)用糝糊裱成裕背，納成鞋底……等到父親每個月一次從生產隊回家集中休息的時候，母親已做好一大包。

父親休息回家當天晚上的深夜，就用自行車馱著母親做的那一包衣服上路了，去京東薊縣、玉田縣，把衣服悄悄地賣給農民，買回高價糧食、豆子和全國糧票……第3天深夜從玉田縣、薊縣騎一夜車第四天凌晨到家，往返三百多里，第四天白天睡一天覺，傍晚回生產隊報到。(p. 166-167)

這兩段是全書最令我動容之處，可以看到尋常百姓在歷史的橫流中，是如何殫精竭慮地、小心翼翼地尋找出生存的縫隙。

么老師說：

父親母親有一個樸素而且傳統的觀念，那就是：只要不偷不摸，不犯法，幹什麼都不丟人。他們的為人處事的觀念也是最樸素的那

種……他們常常說的「趕上什麼算什麼」、「趕上什麼都得扛著」。
(p. 311-312)

么老師的女兒曾經問過姥爺：「活著為了什麼？」姥爺說：「一為事業成功，二為撫養教育兒女，實際上第一條也是為第二條服務的，總而言之，就是要教育好子女。」

么靄光先生的人生目標實現了。通過他勤勤懇懇認真努力踏實地活下去，無論處在多艱難的環境從不抱怨，只是想方設法地度過難關。他養育的五個孩子有 3 個大學畢業，而么書儀是碩士畢業，全部都有很好的職業。他最後於 1993 年又重回股市為三個女兒賺到了十幾萬到二十幾萬不等。

從么老師的父親母親身上，我看到了屬於中國人的樂觀與通達、堅忍與韌性，相信，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好日子一定會來臨。

么靄光先生的一生，有別於《活著》中的福貴(散盡家產的紈袴子弟)，在那生命不值錢的年代，活著有如驚弓之鳥，因為怕被戴上「反動」的大帽子，福貴不分青紅皂白，在大食堂上公開訓斥替姐姐打抱不平的兒子(有慶)；也不顧妻子的反對。硬要睡眠不足的兒子趕去學校參加煉鋼行列，結果兒子不幸發生意外而喪命。福貴的活著是卑微的活著，有如螻蛄般的活著。而么靄光先生的活著是有尊嚴的活著，透過他用心認真對待每一種工作無論是做股票、做行商、做臨時工、做鍋爐工直到農村種地都是戮力以赴認真學習，因而贏得他人的敬重。他在那極度困難的年代也沒放棄心中的使命：教育好子女。

么老師的父親母親真是令人由衷敬佩的樸實、認真的尋常百姓。

他們用一生的生命歷程，實踐了《易經》中的乾卦與坤卦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作者：么書儀，1945 年生

1968 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1981 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生院文學系元明清專業，畢業後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方向為元代文學、清代戲曲。2006 年退休。主要著作有《元代文人心態》、《元代雜劇與元代社會》、《晚清戲曲的變革》、《程長庚、譚鑫培、梅蘭芳--清代至民初京師戲曲的輝煌》、《歷史縫隙中的尋常百姓--父親母親的一生一世》……等等。